

数智时代下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时代语境阐释

邱浩楠

宝鸡文理学院政法与历史学院，陕西宝鸡，721013；

摘要：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主要包含了劳动的本质与作用、劳动价值论、异化劳动与劳动解放等核心观点，本研究深入剖析数智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时代语境阐释，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系统梳理以及理论层面的深度分析，揭示这一理论在新时代的阐释、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未来发展方向展望。研究发现，在劳动形态多样化、劳动主体转变以及劳动过程变革的背景下，重新审视了价值创造、劳动本质等关键问题，呈现出时代性与创新性等显著特征。然而，该理论面临着诸多挑战，同时也并存着机遇。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将基于数智时代背景下浅析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

关键词：数智时代；人工智能；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

DOI：10.64216/3080-1486.25.12.050

1 时代背景概要

依据《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1]中的相关解读，数智技术本质上是数字化与智能化的有机融合形态，具体指在数字化发展基础上，进一步融合应用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各类智能技术的动态过程。

在这一技术体系中，最为核心的人工智能技术，是能够模拟人类智能运作模式的技术类型，它通过构建算法与模型，让机器逐步具备感知外界信息、进行逻辑推理、自主学习知识以及做出决策判断的能力。从概念界定来看，数智化是数字化与智能化深度融合形成的系统性工程，而人工智能则是推动数智化落地实现的重要技术手段。

迈入数智时代之后，社会经济领域主要出现了以下四个方面变化：

第一，产业的智能化升级进程。随着物联网、大数据、先进计算、人工智能等各类前沿技术的迅猛发展，传统产业正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进程，实现生产效率、产品质量与运营管理水平的多维度全面提升。

第二，生产方式层面的深度变革。智能制造形态持续涌现，智能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以及智能管理系统将在各类生产流程中得到广泛运用，推动生产场景的运作过程实现自动化、智能化与高效化发展。

第三，市场需求的重塑与商业模式创新。数字化消费的蓬勃兴起，将驱动生产者持续创新产品与服务形态，以契合消费者日益多元化的需求诉求。在线交易、社交电商等新兴消费模式，会进一步拓展市场覆盖范围，助

力生产效率的提升。与此同时，精准营销、共享经济等商业模式的落地，能够实现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与高效利用，为市场空间的繁荣发展注入动力。

第四，竞争格局发生的深刻演变。企业需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工作，以此维持自身竞争优势地位。跨界融合已成为行业发展常态，数智时代的技术特性将突破传统行业界限，促进不同领域的深度融合。这就要求企业具备跨界合作的核心能力，通过整合各类资源、实现优势互补，达成多方共赢的发展局面。此外，随着数智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普及应用，国际市场的竞争态势也变得愈发激烈，企业需要强化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进而提升自身的国际竞争力。

2 数智时代引发的劳动新变化

（1）劳动形态

随着数智时代的发展，劳动形态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在互联网平台等场景下，一种新的劳动应运而生，即数字劳动。网络内容创作是数字劳动的重要表现形式，包括撰写博客、制作视频、直播等。这类劳动注重创意和个性化，劳动者通过创作吸引受众关注，从而获取经济收益或其他形式的回报。其特点在于劳动产品具有高度的创意性和传播性，能够借助互联网快速扩散，同时劳动过程也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和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数字劳动突破了传统劳动形态，传统劳动多以具体的物质生产或服务等可见形式为主，而数字劳动则是一种基于知识和技术的抽象劳动。数字劳动的成果往往以一种

无形的形式存在于我们学习与生活的各个方面，对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影响却极为深远。

（2）劳动主体

在制造业领域，智能机器已经广泛替代了简单重复性劳动，智能机器人可以精确地完成零部件的组装、焊接等工作，大部分简单重复性组装任务都可由智能机器人承担。在农业领域，智能农机具的应用也逐渐替代了部分人力劳动，自动收割机可以高效地完成农作物的收割工作，减少了农民在收割环节的劳动强度。智能机器对简单重复性劳动的替代范围不断扩大，从传统的工业生产向更多领域延伸，这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还降低了人为因素导致的误差。智能机器的应用，改变了人类在劳动中扮演的角色，人类从单纯的执行者转变为指挥者、监督者和决策者，而智能机器随着数智时代的发展日益成为劳动的主体。

（3）劳动过程

在工业生产中，自动化生产流程得到了广泛应用。自动化生产线上的机器人、数控机床等设备按照预设的程序自动完成加工、组装等任务，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自动化生产流程对劳动过程各环节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原材料准备环节，自动化设备可以精确地按照生产需求进行取材和预处理；在生产加工环节，自动化设备实现了高精度的加工操作，减少了人工干预；在产品装配环节，机器人能够快速、准确地完成零部件的组装，使得整个生产流程更加紧凑、高效。

3 劳动价值论的时代语境阐释

（1）劳动是人的本质活动

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在数智化的时代背景下，依然坚守着劳动是人的本质活动这一经典观点。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不仅将劳动看作人的生存方式：“首先，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活动本身对人来说不过是一种满足一种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一种手段”^[2]，更将劳动看作人的类本质，将其作为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同一的……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

^[3]在数智化时代，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认为，尽管智能机器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部分人类劳动，但劳动作为人

的本质活动这一属性并未改变。人类通过对智能机器的研发、控制及应用，本质上仍是在进行创造性活动，实现自我价值与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2）劳动创造价值

同时，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的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之上，它不再把劳动仅仅看成个人的活动，而是看成创造历史的作为总体的‘社会劳动’，个人劳动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创造着人与人的最基本的社会关系。”^[4]马克思不仅察觉到劳动在人与自然之间所起到的中介作用，更重要的是，他还洞悉到劳动的本质属性其实落脚于“人的劳动”本身——原本属于“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的活动，会以社会生产总过程为依托，转变为“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从人自身所具备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这二重属性出发，马克思对人类劳动所具备的二重性特征展开了更为深入的剖析，而他正是以这种“人类劳动”的二重性为依托，来解读商品所拥有的价值与使用价值的二重性。在认同“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这一核心假定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明确指出，唯有“活劳动”才称得上是价值的唯一源泉。

马克思的“死劳动”与“活劳动”理论是其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揭示了劳动过程中的价值创造机制及其与技术发展的辩证关系。所谓活劳动，指的是从事生产活动的劳动者在具体生产过程中所投入进去的体力能量与智力资源的消耗过程，是“流动的、现在时态的劳动”，具有创造新价值的功能。死劳动则是指凝结在生产资料（如机器、工具、原材料）中的过去劳动，是“完成时态的劳动”。它本身不创造新价值，但作为劳动过程的物质条件，需通过活劳动的激活才能发挥作用。机器作为死劳动的载体，其价值需通过活劳动的使用得以保存和转移。活劳动通过消耗死劳动（如操作机器）保存其价值，并在此过程中创造新价值。技术积累使死劳动从“过去的劳动”转化为“生产力本身的形式”，技术发展降低了对体力劳动的需求，但提高了对活劳动的知识性和创造性要求。工人需掌握技术操作和维护技能，成为“普遍工人”。在智能时代，机器看似独立运作，但其价值创造仍依赖活劳动的设计、编程和监督。

马克思强调，技术并非中立工具，而是“资本规训劳动的武器”。尽管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显著提升了生产

效率,但马克思的论断仍具解释力:技术本身是死劳动,其价值创造仍依赖活劳动的激活与监管,需警惕资本对技术的垄断,通过制度变革使技术服务人的全面发展,而非加剧异化。

4 劳动价值论的挑战与机遇

(1) 面临的挑战

首先从能力维度进行分析。物质世界的范畴极为广阔,而受限于客观历史环境、人类自身主观条件及生产力发展程度等多重因素,在智能化时代与知识爆炸的背景下,人类很难全面掌握时刻变化的所有信息,人类的大脑也无法对各类信息都做出精准处理。除此之外,随着人类对智能产品的依赖度不断提高,自身各项核心能力正逐步呈现出下滑的态势。

其次从技术角度展开探讨。科学技术是人类在有意识的探索中创造的成果,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它能够将人们从繁杂且重复性强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进而推动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但在这一过程中,技术革新在实际应用里也带来了一系列与失业相关的问题,这些问题使得人类慢慢沦为既定社会分工体系中承担特定任务的工具。此时的技术,不再是原本那种服务于人的对象性产物,反而演变成了控制、束缚甚至排挤人类的异己力量。

最后聚焦于交往层面。人类并非脱离群体独自生存的抽象个体,而是处于各类生产与生活关系中的社会存在。作为社会交往活动的主体,人类通过充分发挥自身的主体性作用,实现人与人之间主动且有意识的交往互动。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进步以及智能通讯工具的普遍应用,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变得更为便捷高效,并且在全球范围内促进了各类交往活动的开展。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技术的高速发展让人类自身的“现实属性”逐渐脱离了特定的社会政治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的社会性本质特征。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并对数字化、智能化的发展方向进行深入思考,是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的核心内容。我们应当清晰地认识到,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出了“人属于类存在物”这一关键观点,并且引入实践概念对该观点进行了详细的阐释与论证。马克思着重强调,人在进行实践活动时,作为具有主观意识的类存在物,会不断改造外部对象世界,创造出属于人类独有的各种特质;人类自身拥有社会现实属性与创新能力,始

终在进行着自由且带有明确目的性的实践活动。

人工智能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其具备的各项功能,从本质上来说是为人类发展提供支持,属于帮助人类实现进步的重要工具与方式,归根结底,它依然是人类创造出来的事物。人工智能作为人类的对象性成果,无法脱离人类的客观实践活动而单独存在。在社会生产与日常生活的实践过程中,人工智能仅仅是作为客体而存在。我们必须坚定地确立人类的主体性地位,切实防止人类主体地位出现丧失的情况,以此形成对人工智能本质的正确认知与判断。

(2) 带来的机遇

数智时代的发展也为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带来了诸多机遇。“在人工智能作用下,人类劳动逐渐得到解放,每个人都能够自由支配的时间将越来越多;同时,固定性的工作越来越少,人们不再为了生存而委曲求全,而是将劳动尊严看得越来越重要,从而需要不断地再教育再发展;此外,物质条件的丰富,社会保障的完善,又能够创造多种多样的条件使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5]智能机器承担了大部分繁琐、重复性的劳动任务,使得人们拥有了更多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这些时间可以用于学习新知识、培养新技能,满足个人兴趣爱好,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人们可以利用空闲时间学习艺术、科学等领域的知识,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丰富精神世界。

在数智时代的背景之下,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对这一时代下的各类问题展开解释,不仅是丰富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劳动理论的基础性条件,更是达成“劳动居民幸福”这一目标的现实层面核心需求。

参考文献

- [1]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学习出版社,2024(07).
-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6.
- [3][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6.
- [4]鲁品越.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与旧劳动价值论根本对立的理论—兼论马恩为何是旧劳动价值论的反对者[J].创新, 2016(1): 16-22.
- [5]何云峰.劳动幸福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8: 187.